

《每个人》、《圣经》和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

田俊武¹, 张成美²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00083)

摘要: 斯坦贝克的许多小说或隐或显地构建在寓言剧《每个人》和《圣经》的文本框架之内。由此, 他的小说不再是传统学界所认为的“社会抗议”文字, 而是对人类具有永久性警示作用的力作, 因为它们揭示了人类亘古以来一个崇高而宏大的主题, 即善与恶冲突背景下的人类的出行和救赎。

关键词: 每个人; 圣经; 斯坦贝克; 寓言模式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04) 05-0074-05

Everyman, Bible and Steinbeck's Novellas

TIAN Jun-wu¹, ZHANG Cheng-mei²

(1.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ihang University; 2.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any novellas of John Steinbeck are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constructed in the context of *Everyman*, the ancient allegorical play, and *Bible*. As a result, his novellas are endowed with universal meaning, as they reveal a noble and grand theme, i. e. human beings' journey and redemp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Key words: *Everyman*; *Bible*; Steinbeck; allegorical mode

0. 引言

提起约翰·斯坦贝克, 我国学术界一般将他作为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抗议”作家来看待, 对他的作品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庸俗化的社会批评, 研究最多的作品是作家的《愤怒的葡萄》。20世纪80年代末, 随着诺思洛普·弗莱等国外学者的“神话—原型”和《圣经》批评学说传入中国, 我国学界开始研究《圣经》对斯坦贝克的影响, 但仍主要局限于《愤怒的葡萄》一书, 对于《圣经》对斯坦贝克其他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影响的探讨则很少。本文旨在揭示斯坦贝克中篇小说乃至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诗学特征, 即隐含其中的《圣经》神话模式和《每个人》的寓言模式。

1. 《每个人》寓言模式

道德剧《每个人》大约成书于1470年, 对斯坦贝克一生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这出戏讲述的是“每个人”行将死去时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上帝派“死亡”召唤“每个人”出行到地狱接受审判, “每个人”想在同伴中找一位陪他前去, 替他在上帝面前求情。可是“友谊”、“亲情”、“知识”、

“美丽”和“力量”等人纷纷抛弃他, 只有“善行”愿意陪他前往, 并最终将他从坟墓边上救出。这部道德剧中的“每个人”就是指人类自己, 他在死亡之际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并最终获得新生的历程, 则代表人类面临困境时通过出行获得精神的救赎。这种出行和救赎是在“善行”的陪同和帮助之下进行的, 因此剧本就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 即只有“善”才能战胜“恶”, 并使人类获得救赎。《每个人》这则寓言对斯坦贝克的影响, 主要在潜文本关联方面, 而不在情节的严格对应。当作家以寓言的形式或精神来构建自己的小说时, 他就要求读者和批评家不能以传统的小说模式来进行解读。遗憾的是, 读者和批评家常常以传统的方式解读斯坦贝克的具有明显寓言模式的小说, 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误解和对作家不适当的指责。例如, 评论家将《月落》的主题单纯解读为反法西斯战争主题, 并指责斯坦贝克对法西斯官兵的人性刻画有失生活的真实。(Kiernan, 1979: 267) 他们将《烈焰》的主题解读为单纯的通奸和丈夫对自己妻子与奸夫所生的孩子的正确态度, 认为这样的主题对于联合国国

收稿日期: 2003-12-26

作者简介: 1. 田俊武 (1966-), 男, 河南浚县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讲师, 硕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2. 张成美 (1968-), 女, 河南范县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管理员。

际儿童教育基金会的宣传倒无可厚非,对于酒足饭饱后到剧场看戏的观众就显得单调乏味了。(French, 1994: 112)

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两部“剧本小说”当做构建在《每个人》框架之上的寓言来解读,我们就发现它们具有“善与恶冲突”的永恒主题,也具有主人公通过出行获得精神救赎的美国意义上的史诗性主题。作为一部战争小说,《月落》没有像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小说那样给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和人物的具体背景,这就表明这个故事具有《每个人》寓言的氛围,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发生。同时,作品的题目也提供了寓言的启示,因为“月亮下去了”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台词,暗喻黑暗和死亡的来临。整个故事就是在这种暗淡的氛围中进行的。奥登市长领导的小城陷落了,以兰塞上校为首的侵略军进驻小城,并对任何抵抗者进行公开审判。这就像《每个人》中的情景,世界的末日到来了,“每个人”要去接受上帝的审判。《月落》里的奥登市长、温特大夫、兰塞上校和《每个人》中的人物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奥登市长具有“每个人”的特征,正如兰塞上校所指出的那样:“奥登市长不仅是一个市长……他就是他的人民。”(斯坦贝克,1984: 35)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每个人”。他像他的人民一样,面对黑暗和死亡的降临而感到手足无措,也曾有过逃跑以及乞求敌人饶命的念头。温特大夫(Doctor Winter)是这个小城的历史学家和医生,也是奥登市长的知己。他一人兼具了《每个人》中的“善行”、“友谊”、“知识”、“力量”等角色,而且他的名字本身就有一定的寓意。Winter使人想起雪莱《西风颂》中的季节暗喻:“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远么?”用Winter作为奥登市长知己者的名字,斯坦贝克赋予了作品这样一种寓意:在黑暗中有光明的希望,在绝望中还有救赎。兰塞上校是个具有上帝般洞察力的人物,或者说一个邪恶的上帝。斯坦贝克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剧本小说”中花费相当多的笔墨来刻画这个人物,其用意不言自明。面对兰塞上校的一次次考验,奥登市长在温特大夫的支持、鼓励和教育下,心理一步步走向成熟,不仅在职位上而且事实上也成为了人民的领袖。在故事的结尾,奥登市长大义凛然地去接受兰塞上校的审判,陪伴他前去接受审判的自然是温特大夫。正像“每个人”经过上帝的审判获得再生一样,《月落》中的奥登市长虽然作为一个肉体的“普通人”消失了,但他作为一个“人民的精神领袖”却在经历了

一系列的心理旅程后获得了再生。他微笑着对温特大夫说:

你记得在学校时读的《自辩篇》中的话么?你可记得苏格拉底说:“有人要是说,苏格拉底,你的生命的旅程看来要将你提前引向死亡,难道你不感到羞愧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他,你错了,一个有作为的人不应算计生死的机会,他只应该考虑自己的行为是错还是对。”(斯坦贝克,1984: 107)

《烈焰》最初的题目是《在夜晚的森林》(*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主题观点取自《每个人》。斯坦贝克的创作动机是要解决一个永恒的超验主义悖论:个人主义者怎样才能成为利他主义者。在《每个人》里面,他找到了解决这种超验主义困境的出路,那就是:人只有在实现个人的完善的时候,才能既造福个人也造福人类。(Kiernan, 1979: 292)用《每个人》的寓言模式构建故事,斯坦贝克意在表明发生在主人公乔·索尔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在现实的每个人身上发生。为了使《烈焰》具有某种寓言的特征,斯坦贝克一方面有意识地将作品中的人物和《每个人》中的人物呈某种程度的对应,另一方面又在故事场景的设置上大胆地借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烈焰》中的人物威尔(Will)、维克多(Victor)、朋友爱德(Friend Ed)和佐恩医生与《每个人》中的“亲情”(Cousin)、“力量”(Strength)、“知识和友谊”(Knowledge and Fellowship)等的确存在某种隐性的对应。例如在维克多身上,不仅有生育的能力和力量,而且还具有无知、自私和破坏的特征;在朋友爱德身上,不仅有知识、友谊和忠诚,也有因善意而造成的恶。而作为现代的“每个人”,乔·索尔也具有上述人物的某些特征。他的名字是Saul(索尔),这和英语单词soul(心灵)是谐音。正如道德剧中的主人公出行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那样,现代的“每个人”乔·索尔也要进行灵魂的出行以获得心灵的救赎。不过,在这里审判他的不是道德剧中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的良心和正义。最能体现故事的“每个人”寓言特征的因素是作品的场景、人物身份的改变和语言特征。第一幕的场景是马戏团,4个主要人物的身份是马戏团演员。第二幕的场景是农场,4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变成了农场工人。第三幕的场景是大海,4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又变成了海员。斯坦贝克为赋予作品的寓言性而进行的这些实验和创新,曾被许多批评家指责为打破了人物塑造的连续性,并有违生活的真实。笔者认为,这些表现主义的场景尽管看起来荒

诞, 但仍有现实主义的真实做基础。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 人们的职业和身份的改变是常有的事。尽管社会语境和人物身份改变了, 4 个主要人物的话语方式和关注的主题始终未变。乔·索尔和妻子莫娣总是称呼自己的朋友为“Friend Ed”, 而不是“Ed”; 莫娣总是称呼自己的丈夫为“Joe Saul”。他们关注的话题始终是乔·索尔的不育症和生子传代。乔·索尔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这是美国梦的正常表现, 同时也是他自我中心主义的象征。当他在佐恩医生那里得知自己患有不育症, 莫娣怀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时, 他的美国梦破灭了, 自我中心主义也受到了重创。在寓言的层面上, 也就是他作为“每个人”的失落。但在象征“友谊、知识和善行”的朋友爱德的启发、教育和帮助下, 乔·索尔摆脱了自我中心主义, 心灵得到了升华和救赎。他对莫娣说: “每个人都是所有孩子的父亲, 每个孩子都要有所有的人作为他的父亲。这不是一件私有财产, 可以随便登记、据为己有或转卖。莫娣, 这是一个孩子啊。” (Steinbeck, 1979: 106) 这个故事的结局和《愤怒的葡萄》的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愤怒的葡萄》中, 自私的罗撒香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后心灵得到了净化, 她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却主动将自己的乳汁喂给一个行将饿死的男人, 因而成了全人类伟大之母的化身; 在《烈焰》中, 乔·索尔在海边的一个医院里认领了妻子和奸夫的孩子, 成为人类的伟大之父。

2. 《圣经》神话模式

《烈焰》、《月落》、《珍珠》和《任性的公共汽车》等小说构建在《每个人》的寓言模式之上, 具有寓言的深度和永恒性, 同时它们也具有《圣经》的影子, 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肌质。在《烈焰》中, 乔·索尔患有不育症 (sterility), 这是《圣经》中渔王神话的现代翻版。乔·索尔对待莫娣通奸怀孕的故事和《圣经》中耶稣的父亲约瑟夫 (Joseph, 注意故事主人公的名字 Joe Saul 和 Joseph 的谐音) 对待其年轻的妻子亦即耶稣的母亲圣母玛丽亚也不无相似之处。(《新旧约全书》, 1994: 1) 当乔·索尔得知莫娣怀的不是自己的骨肉时, 他曾像约瑟夫威胁玛丽亚那样要将莫娣杀死。只是在朋友爱德的劝说下, 乔·索尔才接受了这个孩子, 而朋友爱德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指示乔·索尔认领了孩子, 就像约瑟夫接受圣子一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烈焰》中莫娣不是圣母, 孩子不是耶稣。他将来可能在行为上更像他的生父维克多, 而不像灵魂已经超脱的人类之父乔·索尔, 也可能不

会像耶稣那样为拯救人类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倒可能为追求自我而陷入新的通奸和暴力的轮回。这样, 和“每个人”的寓言模式一起, 对《圣经》的反讽性借鉴使得《烈焰》的主题获得宏大和永恒的意义。《圣经》神话在《珍珠》和《任性的公共汽车》中的借鉴也是反讽性的。“珍珠”这个词在《圣经》里的意思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马太福音》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耶稣让一个商人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买一件珠宝, 并说这件珠宝就是天国。商人买了珍珠就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天国。在斯坦贝克的小说里, “珍珠”成了一个腐蚀人的灵魂并给人带来灾难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人类灵魂的地狱。奇诺下海捞到一颗稀世珍珠, 幻想珍珠给他的家人带来美好的生活。对珍珠的拥有占据了他的灵魂, 他也从此进入了灵魂的地狱。伴随他灵魂进入地狱的是他的家庭陷入梦魇般的灾难: 房子被烧毁, 一家被追捕, 孩子被打死。只有在他和妻子逃亡亦即出行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珍珠的邪恶本质并将珍珠扔进大海时, 他才从灵魂的地狱中超度出来, 从而获得心灵的救赎。《月落》里隐含的《圣经》神话, 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故事。在《月落》里, 小城的一个叫考莱尔的市民向敌人出卖了小城的情报, 致使小城沦陷, 奥登市长也落到敌人的手里。奥登市长为了救赎自己的市民, 不甘向敌人屈服, 最后像耶稣一样为人民就义。

如果说《圣经》神话在《月落》、《珍珠》和《烈焰》等寓言性很强的小说中以隐匿的形式呈现的话, 那么在《胜负未决》、《人鼠之间》等小说中, 《圣经》神话, 尤其是“失乐园”、“出埃及记”和“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始终作为 3 个显在的模式, 在结构上照应斯坦贝克小说的“出行”主题。《胜负未决》的题目源自密尔顿的史诗《失乐园》, 而《失乐园》本身也是取材于《圣经》神话。据《旧约全书》, 堕落的天使领袖撒旦率领众天使反抗上帝, 并惨遭失败, 最后被逐出天堂, 赶进地狱。他们不甘失败, 积蓄力量, 以求重新夺回失去的天堂。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撒旦不择手段, 化成蛇潜入伊甸园, 诱使纯洁无知的夏娃和亚当偷食禁果, 使他们成为自己反抗上帝的筹码。《胜负未决》一开始, 故事的主人公吉姆·诺兰也被置入一种阴暗的、地狱般的境地, 就像被打入地狱的撒旦一样。他从芝加哥出行到加利福尼亚的托加斯谷地果园, 寻求一种救赎和再生。正如他对果园罢工领导人尼尔逊所说的那样: “我感觉过去的我死了。我

想获得再生。”这里反讽性地暗含着《出埃及记》的神话。因为托加斯谷地不是迦南圣地，它像吉姆所居住的芝加哥一样，也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那里同样有堕落的天使（粗野、无知、盲从的季节工人），他们在撒旦（罢工组织者麦克、伦顿等）的领导下，和上帝（农场主联合会和警察）进行斗争。在麦克的指导下，吉姆很快熟悉了罢工的组织程序，并有取而代之的趋势。然而，他心中的自我之恨也像撒旦对上帝的积怨一样极度膨胀。正是这种自我之恨的极度膨胀，使得吉姆像《圣经》中的撒旦那样，在反对邪恶的同时自身也变成了邪恶。由于斯坦贝克所关注的是人类之爱和人类之恨的永恒斗争，所以他在用撒旦的神话再现吉姆灵魂中恶的一面的同时，又运用了耶稣为人类受难的神话，表现了吉姆为党派事业献祭的正义性。吉姆从芝加哥出行到托加斯谷地的行为，也暗喻着他作为耶稣的再生，这种再生意象在罢工领导人伦顿的妹妹丽莎生孩子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个昏暗的帐篷里，丽莎坐在帆布床上抱着新生的婴儿，吉姆就坐在她身边。医生多克走进来，说道：“这看起来像一个神圣的家庭。”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暗喻着吉姆的再生。在吉姆死亡的前一夜，伦顿坐在熟睡的吉姆身边，两次听到公鸡的鸣叫。这是耶稣死亡前的征兆。后来，当一颗子弹击中吉姆的头部时，麦克发现吉姆跪倒在地，好像是耶稣在祷告，于是麦克喊到：“啊，耶稣！”

《人鼠之间》的神话模式是“失乐园”、“出埃及记”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莱尼在维德农场摸了一个穿红衣裳的女人，犯了一种所谓“强奸”的罪行。他和乔治被从农场驱逐出去，就像亚当和夏娃被上帝从伊甸园中驱逐出去一样。在他们出行到撒利纳斯谷地的一个农庄找工作的途中，莱尼的朋友和保护人乔治给他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不准玩老鼠，不准多说话，闯了祸后要藏在撒利纳斯河边树林里。为了鼓舞莱尼生活的勇气，乔治还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述他们梦中的伊甸园：

“有一天——咱俩一块攒够了钱就买一所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就……”

“就靠种地过日子！”莱尼高喊到，“还要养兔子。说下去，乔治，说说咱们在园子里种什么，笼子里的兔子怎么样，冬天下雨怎么样，火炉怎么样，牛奶上头那层奶油有多厚，刀都切不动。说这些，乔治。”（斯坦贝克，1983：276）

这和《出埃及记》中摩西一方面给逃难的古以

色列人制订法典规范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描述迦南圣地的美好生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乔治和莱尼出行的撒利纳斯谷地农庄，仍然是一个失落的世界。这里的农工孤苦伶仃，农场主科莱是一个患性无能的现代渔王，他的老婆则是一个诱人犯罪的蛇。而且，这些人对乔治和莱尼的兄弟之谊都表现出本能的怀疑，正像迦南圣地的人对摩西率领的古以色列人进行抵制一样。全书的主要部分演绎的就是在一个现代的失落世界里，人类怎样重演“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正如威廉·哥尔德赫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神话的角度看，《人鼠之间》讲的是人在失落的世界里的命运的故事，它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注定要孤独地生活，成为地球上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呢，还是人注定要照顾人、和另一个人结伴而行？（Benson, 1990: 51）斯坦贝克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也是《创世记》中该隐向上帝提出的同一个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在他们出行的途中，乔治和莱尼对他们的兄弟之谊是自信的。

乔治说下去：“咱们可不这样，咱们有奔头，咱们有说心里话的人，咱们不会因为没地方去就到酒馆去把钱花光。要是他们那些人关进监狱，死了烂了，也没有人心疼。咱们可不这样。”

莱尼插话道：“咱们可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因为我照应你，你照应我，就因为这个。”

在这里，乔治和莱尼不但正面回答了该隐向上帝提出的“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一问题，而且提出了重建伊甸园的计划。但是到了农庄这个失落的世界后，面对老板对他们这种兄弟之谊的质疑，乔治犹豫了：“他是我的……表弟，我答应他妈照看他。”随后，农庄主的儿子柯莱继续对这种兄弟之谊进行破坏，即使像上帝般精明的车把式斯利姆也对这种兄弟之谊感到惊奇。面对人们的种种猜疑，乔治尽管继续竭力维护这种兄弟之谊和重建伊甸园的计划，但是同时也意识到它们的不可实现性。因为在这个失落的世界里弥漫着上帝对该隐的咒语，孤独、隔膜和互不信任是该隐的子孙们命定的本质，任何像乔治和莱尼这样的兄弟之谊和建造伊甸园的计划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强化现代人孤独、隔膜的本质，斯坦贝克还进一步表现了柯莱的老婆的孤独。作为失落的世界里现代人的一个代表，她同样具有自己失落的梦幻（到好莱坞当电影演员，嫁一个富裕的男人），也同样遭受孤独和隔

膜（和丈夫柯莱及农庄工人之间的隔膜）。然而她又是失落世界的一条蛇，引诱莱尼并被后者无意中掐死。面对莱尼闯下的大祸，乔治悲哀地说了一段令人回味的話：

……我想，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想我早就明白这事永远办不成。可是因为他太爱听这事了，我只好说也许能办得到……

这段话表明，从一开始乔治就意识到他们重建伊甸园和维护兄弟之谊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因为弱智的莱尼需要保护和温暖他才编织了这些美丽的幻影。莱尼的再一次惹祸使他们美好的计划终成泡影。面对柯莱和农庄里那些无知的、毫无阶级同情心的暴民对莱尼的缉捕和声称要进行的私刑，乔治意识到他再也无力看守莱尼了，现实的邪恶环境逼迫他不得不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因而演绎出现代的“该隐和亚伯”的悲剧。而一旦杀了莱尼，乔治不仅要承受道德和良心的谴责，而且注定要成为孤独、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正像他的始祖该隐杀死兄弟亚伯遭到上帝的惩罚那样。因为孤独、隔膜和无家可归是失落的世界或后该隐时代人类的本质特征，即使没有莱尼闯下的弥天大祸，人类仍然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演该隐的悲剧。乔治通过这次出行，从内心深处领悟了后该隐时代人类的这种本质特征。

3. 结语

不少现代作家指出：一个完整的神话或寓言体系，不管它是因袭而来的或是创造出来的，对于文学来说都必不可少。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变形记》等，都有意识地将现代题材编织进神话或寓言的氛围，因而成为对人类具有永久性警示作用的伟大作品。斯坦贝克自幼熟读《圣

经》和寓言剧《每个人》，因而《圣经》中的故事和《每个人》的警示意义已经融化在作家的血液中，并在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和寓言剧《每个人》都具有“出行”和“善与恶冲突”的母题，在它们的文本关联之下，斯坦贝克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或主要家庭，都具有“每个人”亦即“人类”的象征寓意。他们精神或物质的困厄，他们通过出行获取知识、精神升华、救赎、乃至毁灭的过程，是人类在失落的世界里所面临的共同命运。这就使小说获得了远非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所能涵盖的宏大和永恒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斯坦贝克. 斯坦贝克中短篇小说选（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2] 斯坦贝克. 斯坦贝克中短篇小说选（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3] 新旧约全书（旧约部分）[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
- [4] Benson, Jackson J. *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 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 [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French, Warren. *John Steinbeck's Fiction Revisited*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 [6] Kienan, Thomas. *The Intricate Music: A Biography of John Steinbeck* [M].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 [7] Steinbeck, John. *Burning Bright* [M]. Penguin Books, 1979.

（责任编辑 张立飞）

（上接第 68 页）

- [3] 阮炜.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4 - 126.
- [4] 斯坦哈特，埃尼克. 尼采 [M]. 朱晖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3. 8.
- [5] 王守仁. 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2003，(3).
- [6] 吴景荣，刘意青. 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 [M]. 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75 - 276.

- [7] Bradbury, Malcol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162.
- [8] Eliot, T. S. *Selected Poems*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2. 60 - 61; 70.
- [9] Joyce, James. *Ulysses* [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13 - 614.

（责任编辑 周光磊）